

我的
生活

第二冊

馮玉祥



我 的 生 活

(第 二 冊)

馮 玉 祥 著

宇 宙 風 社 發 行

我的生活

(第二冊)

版權
所有
翻印
必究

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初版
民國二十八年元月再版

實價國幣二角半

四角半

著作者

馮

玉

祥

發行人

陶

亢

德

發行所

宇

宙

風

社

目次

第八章	兩次秋操……………	一
第九章	新民府……………	九
第十章	山東道上……………	二二
第十一章	武學研究會……………	三二
第十二章	從二月到八月……………	四一
第十三章	第一次的失敗……………	五二
第十四章	正月十二日……………	六二
第十五章	左路備補軍……………	七六

第八章 兩次秋操

清末國內各地革命勢力日益高漲，清廷在光緒卅一年（一九〇五）和卅二年先後在河間彰德舉行秋操，以示威嚇。

河間秋操，兩方軍力的配置，北軍是第三鎮全鎮，第六鎮一混成協，南軍第四鎮全鎮，第五鎮一混成協。

我們一混成協從南苑出發，分成兩混成團，沿途自己預行演習。因為參謀人員幼稚疏忽，指揮錯亂，弄的偵探看不見偵探，隊伍遇不見隊伍，結果只有側衛同側衛碰着，大隊完全錯過。後來一個左轉灣，兩軍掉過了方位，南軍變成了北軍，北軍變成了南軍，纔開始打起來。段統制見狀大爲不懌，立時吹緊急集合號，對官長指摘錯誤。大加申斥，下令退廿里，重行演習。等到第二次演畢，已經七八點鐘，當時來不及講評，卽下令往松林店宿營。那時天色完全漆黑，沿途人馬雜沓，零亂不堪。所走的又只有一條大路，前後車輛擁塞，益發糟成一團。大官兒不耐煩，早騎着馬先跑了，剩下來的都是連長以下的官長，又都是新來的，也就不負責任。兵們沒辦法，就胡亂落隊。等到了宿營地，已是午夜十二點，後頭的部隊有還沒有來到。當晚決定第二天再行演習，並下令天明七點鐘出發。那知夜間下起雨來，越下越大。依照陸協統的意思，隊伍改坐火車到保定，免得官兵衣服淋濕，到時不便演習。跑到段總制那里請示，段

總制就罵他要藉此賣人家好，說：「怕淋濕衣服，難道下雨的時候就不打仗嗎？」協統却以爲這是演習，並不是真的打仗；若是真的打仗，自然就不用說了。協統碰了這一個釘子，當時就生氣掛了病號，坐火車到保定府去了。這裏仍然下令出發。那時雨越發大了，傾盆的下降，無法行走。段統制不知怎麼異想天開，說咱們不如來個科學的辦法，令炮隊開炮向天空轟一陣，說上面的厚雲受了震動，雨就一定可以停止的。命令下來，大家就七手八腳向天空裏開大炮，當時聲震天地，民衆皆驚，不知到底什麼事，打了半天，那知雨不但止不住，反而越下越大。段統制非常氣惱，拿出他的硬脾氣來，說：「下不下都得走！」立刻下令出發。當時現買草料，現買給用，原來重有五六十斤的帳棚，經雨一淋，弄成一百多斤，鍋灶傢伙也因雨阻，沒法子拉到，因此都落在後面。這次我着實佩服我們的回營帶，他預先叫我們四個隊官同到定興縣去買現成吃食，說免得大隊一到，什麼也買不着。我們把吃食買好了，就在定興縣等着。大隊經過高碑店到達定興縣，已經午後四點鐘，每個人都拖泥帶水，狼狽不堪。在這時就看出我們的軍紀的確還不壞，參謀人員早都走開了，弟兄們自己架起槍來，冒雨挺立着，一動不動，秩序非常之好。後來雨又下大了，忽然參謀長馬良騎馬跑來，大聲的下令道：

「奉統制令，隊伍都到城內東林寺宿營。」

命令雖這樣下了，可是事先却並沒有計劃。比如東林寺房屋共有多少間，能容得下多少人，統制沒有派人去詳細調查（其實東林寺只可住二營人，我們却共有十營隊伍）。隊伍胡裏胡塗的開了去，前頭大隊一到，屋子裏

立時站滿，不到一刻，院子裏也滿了；後頭的部隊越來越多；只因命令是住東林寺，於是不問青紅皂白，一直往裏擁進去。裏面的幾乎要被擠死，外面的仍然拚命往裏擠。有一位團長李進材被擠到裏面，出不來，就爬到人羣上，踏著人頭扒到牆上。當時擁擠的情形可以想見。後來看看實在沒法擠了，才下令各人自己去找地方落腳。這時已經有八點鐘，天黑了，雨下的更大了，命令一下，隊伍立時亂了起來。兵找不到官長，官長找不到兵。雨聲人聲，滿街嘈雜，弄得天旋地轉，莫明究竟。幸虧當時軍紀還好，否則乘機搶劫的事一定是難免的。這時隊伍已經一整天沒有吃飯，餓得肚裏輾轉作響；又加演習時背負極重，路上泥濘油滑，士兵受的苦真是一言難盡。我們這一營多虧事先預備好了乾糧，沒有受餓，算比較的好些。其餘各營，直到第二天早晨，段統制招呼縣長令各民家供給烙餅，才弄到東西充飢。然而已經整整餓了一天一夜了。（事後段統制向人民家家查察，問士兵有無擾亂行為，打破碗盞沒有，短少了東西沒有？這倒是段先生的細心處。）

這次演習，最大的錯誤在於行軍駐軍，事先都沒有精確的計劃。這都應該由參謀人員負責。充分的暴露了他們紙上談兵的缺陷。演習的時候，一切方畧命令，都不向下級官佐傳達，目兵固然什麼也不知道，只一味跟着亂跑；就是連排長也一樣是莫名其妙。瞎跑。他如「駐軍注意」「行軍注意」等，也都沒有。下級官長和目兵等都無所遵循。隔了月餘，才聽說這次參加計劃的人中，有一位日人賀忠良在內。我想至少這位倭兒在參與計劃時也沒有安着好心。

演習過後，要舉行一次閱兵式，事先官長目兵奉令一律須穿皮鞋。皮鞋是軍需官在天津定做的，樣式粗笨。官長穿的每雙十二元雖然不合腳，但皮子較好。士兵穿的皮子就特別硬劣，尺碼一律窄小，怎麼也穿不進去。可是命令限制着，非穿不可——不穿也得背負着。有的士兵，只好剝去襪子，光着腳，死命的擠進去。可是走動起來，腳趾就如刀割，個個人痛得流淚。當連長的在這時地位最感困難，因為每連中不過十六七個人勉強穿了下去，其餘的都無法遵循命令，弄得無所措手。這件辦皮鞋的事情，是段統制的軍需勞佩蘭先生經手辦的。真想不到這位先生糊塗得如此！皮鞋是這樣，衣服的尺碼亦是大了小了都不管。我這個大個兒，領下來的却是一套短小的制服，上衣只齊腰，褲筒吊在小腿上面。我是如此，別人也是一樣。要掉換，不許掉換。人人切齒痛罵。滿清真是到了倒運的時候，上層和下層毫不通氣。中層負責的人，能力既不够，辦事又不盡心，只想着如何省事一點，不望細心周密上設想，結果是蒙上欺下，一味的胡鬧，從這些很小的事上，都可以反映出當時政治之糟！

閱兵的這天，刮着極大的黃風。大家牽着手走，誰也看不見誰，只得臨時發個命令：不閱兵了，官長們舉行宴會。地點在河間府宴會場，連長以上的官長都出了席。這天吃的西餐，桌子上刀子叉子勺子擺了一大片。大家進來一看，不是吃的事，倒成了愁的事了。這一套傢伙，大家不消說都不曾用過，恐怕就連見也未見過。特別是從鄉下來的窮弟兄們，此時呆頭呆腦的站着發楞，動也不敢動。等了半天，看見人家動手吃，才斜着眼角偷看人家怎麼辦，自己也就怎麼辦。吃完了，每人贈送一隻磁質紀念杯。那杯子約有二寸高，一面鐫着「光緒卅一年河間秋操」字樣，一面

鑄着一條精巧悅目的小紅龍。不曉得那位先生不開眼，一下拿去了三隻，大家也就跟着效尤。到得後來，杯子就不够分配。拿不到杯子的人，心裏自然不舒服，於是將棹子上擺着的刀子叉子勺子也向腰裡掖了去。起初廚房還不敢干涉，後來拿的人越來越多，飯館老板可急了，站到會場裏大聲嚷着：「這是包的席呀！這些傢伙全是我們的呀！」大家那個肯聽？依然繼續向腰裡掖着。當時我却不曾拿西餐館的傢伙，只看見桌子上放有幾筒罐頭沙丁魚，覺得不錯，就順手拿了兩筒，放進褲子口袋裡。這天我穿的是一套新禮服。這要算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的浪費，是我花了六十四兩銀子定製的一種質料名叫「哈拉呢」的大禮服。我走出會場，騎上馬，就飛奔回營，心想兩筒沙丁魚拿回去同排長們一塊吃，够多有味！那知天曉得那兩筒罐頭都是已經開了口的，當時沒有細瞧，只顧順手往褲袋裏一塞，恰巧正是倒放着。等到下馬來一瞧，褲子上滿處都是油污，把一套簇新的制服，弄得髒髒不堪，氣得我又好笑，又是懊惱，多天還把它當做說笑的資料。

回南苑的時候，從保定搭乘火車。兵們有坐敞車的，有三等車的情形非常擁擠慌亂。有的一伸頭，把帽子丟了，有的把刺刀丟了。我無意間遇見了梁喜奎，他是我的一位好朋友，在第三營左隊當事務長，管的是菜賬。兩個人坐下來，正談着，不知怎麼一來，他把一本賬簿也丟到車外去了一時來不及檢，他就暴跳起來，紅着臉，也不做聲，只是腳亂跳。不消說一切出入賬目，都寫在上頭的，回去怎麼向營長報賬呢？他辦事向來負責認真，不肯馬虎。于是只是不住的搖頭嘆氣，我也無法安慰他。不料我偶然不留神，他竟跳下車去了，幸虧當時車還走的慢，算沒有喪命。

並且抬着了那本賬簿，上了另外一輛車。

回到南苑，鑑於操演的成績不佳，對於隊伍的訓練便加倍認真起來。

轉過年，到了光緒卅二年，接着舉行彰德秋操，這次參加的部隊，北軍是第五鎮全鎮，第六鎮一混成協；南軍是湖北第八鎮全鎮，河南一協。兩方部隊分由段祺瑞和張彪指揮，袁世凱和鐵良任總監，王士珍爲總參謀。軍隊來回都由火車運送。

事先從豐樂鎮起，北軍自己先行演習。第五鎮第六鎮各出一協對抗。段祺瑞統制和王化東統領分任指揮官。有一天演習完畢，集合講話。這時張紹曾爲軍參謀長，張懷芝任第五鎮統制。統制說了兩句，就請參謀長講話。張參謀長紹曾就問張懷芝：第五鎮來了多少人？留守的有多少人？有多少病號？多少輕病？多少重病？帳棚來了多少？馬匹來了多少？參謀長問一句，統制就得答一句，可是張懷芝一句也答不上來，弄得臉紅耳赤，只好說：「我記不得，請原諒。」解散之後，纔知道張紹曾所以要問者，是有意要窘張懷芝一下，以爲報復的。原來不久以前，張懷芝在第五鎮任協統，那時張紹曾任協參謀長。有一次協統就考問參謀長這一套，張紹曾說：「這些都有賬可查，請查看賬目就知道了。」張懷芝就說：「你答不出，憑什麼當參謀長？」張紹曾覺得無理，可講當即辭職走了。不料現在張紹曾任爲軍參謀長，正好管上了張懷芝。所以也照樣的考問一番，開他一個小小的玩笑。當時不知道這段舊事，不懂何故知道的人都笑不可仰。張懷芝自己解嘲說：「這不怪人家，是我自己招的。」認了倒霉。凡人說話，總得思前查後，

然後方可出口。張懷芝的輕言妄語，胡亂罵人，正可以表現晚清軍政人員的一斑，他的受窘，實在給了他一個極好的教訓。

這次秋操，較之上一年河間秋操，大體上總算有了進步。但仍然毫無實際作戰的意義。隊伍展開之後，就下令包圍，一槍也不發，即將南軍團圍包圍起來。實際上絕無此理。這也是日本人賀忠貞指使的詭計。總評判的時候，北軍因係袁世凱所訓練，不好也要說好，也不公平。接着段祺瑞背誦總方畧和特別方畧，聲音洪朗，非常熟練。段祺瑞背誦完了，又由張彪背誦，想不到他一句也沒背出來，臉紅得像被人打了幾掌一樣，無法下的來台。後來由他的參謀長唸一句，他在前面跟着背一句，演了一齣雙簧，才算完結。經了這次的秋操，清廷對袁世凱漸漸起了一種疑懼之心。不久貴胄學堂設立，滿人謠言四起，說袁世凱甚不可靠，遂乘機將他統帶的一二三四五六各鎮，抽出了二五五六共四鎮交由鳳山節制，另設督辦大臣之銜。

軍隊一歸鳳山節制，一切規章，亂加纂改，原來習用的舉手禮，又改成了彎腰請安，四綱五目也都一律取消了。一時軍隊中烏煙瘴氣，上下官兵，怨言四出。清廷這種舉措，固然是意在維持自己搖搖欲墜的政權，然而實際上適得其反，恰恰給他自己的墳墓掘得更深了一些。試看鳳山到任不久，便濫自任用滿人，並開列價目，盜賣官階：旅長三千兩，團長二千兩，營長一千兩，連長三百兩，公開的出賣。這樣一來，稍有良心熱血的官長目兵，自然都生出反感，日益趨向反抗的道路了。晚清任用官吏，只問是否親貴，不問能不能，賢不賢，鳳山以一毫不懂軍事的人，來掌握軍

權，賣官盜爵，無所不爲，結果自自然然的使清廷的統治愈益日暮途窮了。

第九章 新民府

彰德秋操結束，我們的隊伍仍回駐南苑。這期間，王化東統領對於講堂的訓練加倍努力。在秋操的時候，他曾著有「步兵戰鬥心鑑」一書，內容切實精到，不但在當時是本好書，就是現在還依舊有價值的。我們從這本書中，獲得豐富的知識。此外，官兵課目的規訂，也都非常適當。真正能做到使不識字者識字，使粗有根底者有興趣進而學習的地步。記得這時我因看了飲冰室文集，上面序文上提到綱鑑易知錄一書，我立刻到北平琉璃廠書店裏花了一兩六錢銀子買來一部，日夜的死讀，時刻不離手——但事實上只是一知半解，許多句子都沒法看的懂。有一天我帶着弟兄們打造營牆工作的熱起來，我把衣服脫了，放在一邊。這時王化東統領同一位將弁學堂畢業的軍械官劉錫九走過來，看見我的衣服口袋裏露出一本書，他們就拿出來看，一看，是一冊綱鑑易知錄，就問這書是誰看的。當時王統領高興的什麼似的，連聲的誇獎着我，並且說給別人聽：「我們營裏的官長居然也有看綱鑑易知錄的，真是了不得！」後來常常到我房裏來問我易知錄看到什麼地方？那些懂的那些不懂的，其誨人不倦，誘掖後進的精神往往如此。

這時候由於清廷政治日益腐敗，革命的空氣已一天天瀰漫全國。當時使我感觸最大的要算是吳德謀炸北

洋五大臣的壯舉當我聽到這個消息，種種的疑念都從我腦子裏湧現出來。我想，吳樹爲什麼有此一舉呢？爲什麼現在又要嚷着立憲呢？數年以前，不是已經有過一次變法的運動了嗎？爲什麼那時主張變法的首領——康、梁——當成叛逆捉拿呢？後來不是惹出一次聯軍攻陷北京的大亂子來嗎？大好國防工程不是又自行拆除了嗎？許多同胞不是橫遭凌辱與屠殺了嗎？種種喪權辱國的事實是誰招致的呢？爲什麼各地暗殺事件層出不窮呢？爲什麼革命的事件此仆彼起呢？一想到這裏，過去單純的仇視外人的心理，不知不覺轉移到對清廷不滿的念頭上來。時間越久，這種念頭也就越發的堅定，覺得一切都是清廷的罪咎，一切喪權辱國的事實都是昏庸腐朽的清廷招致的。

我覺得吳樹這一炸彈，雖然沒有真的把五大臣炸死，却把我大大的驚醒了。

光緒三十三年（一九〇七）徐世昌由郵傳部大臣調爲東三省總督，我們奉令跟隨他由南苑開赴新民府駐防。

隨徐開赴奉天的隊伍，計有第三鎮一鎮和第一第二兩成混協。第三鎮統制是曹錕，第二混成協協統是王汝賢，第一混成協協統是王化東——這第一混成協，原由駐山東的第五鎮和我們的第六鎮各提一標合編而成。我們是開駐新民府，其餘的則分駐北大營等處。

我們第一混成協的王化東協統，不但在教學上很認真，就是辦事方面亦極其細心，這次統率部隊從南苑出

發，一切都有周密的計劃。甚至士兵身上攜帶的應用物品，如針線，如暑藥包以及馬匹需用的什物，都一件一件，預先辦的周周全全。上了火車，沿途到站，士兵下來散步，馬也下來躍躍，各班各隊輪流替換，都有規定；槍枝輜重，在車上如何擺放；下了車，如何攜帶，也都吩咐的清清楚楚。從南苑到新民府，全協人馬物件，都有條有理，絲毫不亂。

這時正是暑熱天氣。新民府是遼河西岸京奉綫上的一個重要商埠。隊伍開到，因為沒有營房，暫時分住在販賣糧食的一種所謂「穿行大店」裏。這時我當督隊官，經常的職務是管報表的事，預定表實施表，按天繪畫填寫，忙的不亦樂乎。但作好表格，送呈上去之後，看也不看，只往旁邊一扔完事。從來沒有一次按照表格做事的。做督隊官的，却必須耗費時間在這種毫無實益的官樣文章上面。

我們在這裏住下，軍隊中有了許多惡現象。第一就是賭博的惡風。因為住處分散，管理上鬆懈下來。於是官長帶領着頭目，大家一塊兒賭博，甚至訛賴詐騙，無所不為。有時官長輸了錢，頭目向他索要，官長不肯給，有時頭目輸了錢，官長向他索要，頭目也不給。到了上操的時候，頭目犯了過失，官長加以責打，頭目就不心服，說這是因為討錢的事懷了恨，所以借故來洩憤出氣。情形糟到如此地步，怎麼能練的好兵來？這個惡風，到了民國時候，愈益不堪。師長和旅長窩在一起打牌，一輸數萬，甚至數十萬。如此情形，作戰時怎麼指揮？這是最使我痛心疾首的一件事。第二吃飯的現象，也非常叫人看不慣。伙食的辦理，是以連為單位。可是頭目買菜，官長却毫不過問，買好的，買壞的，官長不管；今天買這菜，明天還是買這菜，永遠不更換，官長也不管。做出來的菜生了，不管；糊了，不管；鹹得不能進嘴，淡得

無法下嚥，官長都不管，官長爲什麼不管？就因爲他有自己的小廚房，儘可以開私菜。因此士兵們吃的什麼，他們都可不過問，反正和自己無干，士兵們受不了，背地裏咒罵，他們也充耳不聞。逼到出膿，鬧許多無謂的岔子。與士卒共甘苦，是治軍最重要的一個信條。別的方面縱然不能同甘苦，至少吃飯應當相同；上級官長不能相同，至少日常和士兵接近的下級官長應當相同。可是這裏却全不注意。第三，衛生方面，也太馬虎了。廁所的管理，是軍隊中一件重要的事。本來，舊式軍隊，是向來不知道講究衛生的。及新教育興，方一知半解的注意到這方面來。廁所污穢，也知道打掃打掃了。可是這裏的廁所，則僅僅在官長檢查的時候，清理一下。官長不檢查，就永遠不打掃。把衛生之道，當成敷衍差事。士兵們好像以爲這是替官長做事，不是替自己做事。因此，弄得廁所污穢不堪，臭氣冲天。一個人染了痢疾，全連全隊的人都染痢疾。這些骯髒的廁所，又和廚房緊鄰着，大個兒的綠頭蠅在廁所裏吃完了大菜，就到廚房中的碗盞上，食物上去大便。大家司空見慣，不以爲忤。總之，毛病全在官長疏懶，不負責任；士兵缺乏教育，沒有知識。

我們的營部住在街南的一家「穿行大店」裏，與我同住一室的是本營的軍醫長鄧鑑三。鄧先生是一位老領生，我在南苑時就認識他，專長的雖然是醫學，然而漢學方面也極有根底。平時常見他涉獵經史子集，非常用功。他對朋友也忠誠懇切，算是我早年最敬愛的一位朋友。

一天，我問鄧先生：「我看彭公案，施公案，封神演義等小說書，句句都懂；看綱鑑，列國演義就囫圇吞棗，許多地

方看不懂，這怎麼辦？」

「都是讀得太少的緣故。」他說「你要是熟唸二三百篇古文，一定就可以有很大的進步了。」

因此我開始唸古文釋義，由鄧先生隨時爲我講解，隨時自己偷空唸，每篇唸至能够背誦方肯罷手。這樣的讀了不到百餘篇光景，覺得就有了不少的進步，普通的文章不用講解，即能自己領悟。再來翻閱綱鑑易知錄一類的書，情形就大大不同，以往看不懂的，這時很容易就懂了。

這時可說是我求知慾最旺盛的時期。除了努力自修以外，營中的講堂，督促的仍然很嚴厲。王化東協統每天親自到堂，親自點名，看着督着，因此誰用功，誰不用功，他都知道的清清楚楚。人人爲之振作，不敢荒廢。教官都是由陸大畢業的。——其中最使我服膺的是段雨村先生和蕭習之先生——課自有高等戰術，兵棋，戰時國際公法，率兵術，日俄戰史，圖上戰術，應用戰術等。各科講授都非常熱心，大家也極努力。從早到晚，很少有空暇的時間。下堂還要帶題目回來做，隔幾天一次測驗，功課進行，分外加緊。如此者有三四年之多。以前我關於軍事方面的知識，很是紊亂，而且也多是啓蒙的，尙談不到分門別類的專門方面的研究。經過這番講堂上的系統的訓練以後，按部就班，循序漸進，對於戰時軍事指揮的基本理論和應用，我都粗粗有了一點心得。因此我感到軍隊中教官的好壞關係實在重大。如果得有好的教官，逐漸由淺入深的教導，無論知識如何低落的人，要不是自甘墮落，都可以成爲國家有用的人材。